

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，立，建始也；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立冬，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，万物进入休养、收藏状态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寒冷的天气会初次降临，冬天来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儿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得多。每年立冬后，风吹在脸上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从脸上划过。这时候，母亲会给我戴上一顶棉帽，布是蓝色的，有两个耳搭，出门上学，我就会把耳搭放下来，遮住脸和耳朵，只留一双眼睛看路，路上开始结冰，走路得小心，不注意就会滑倒。

俗话说，立冬晴，柴火堆满城；立冬阴，柴火贵如金。立冬这

天，父亲会根据天气，确定存贮柴火的多少，如果立冬日是晴天，把柴屋堆满就行；如果立冬日是阴天或下雨天，父亲会到十里远的山林里，捡回掉落的干树枝，码在柴楼上。干树枝是母亲最喜欢的柴火，耐烧，火力大，还能做成木炭。木炭是最好的取暖物资，立冬过后，粮食都已归仓，土地上

冬初临

王中平

也没有什么农活了，这是一年最清闲的时候，父亲手里总离不开一个烤火笼，如夏天总离不开扇子一样。烤火笼对我同样重要，上学时我都会带上它，没有它，手和脚都要长冻疮，烤火笼装上木炭，再在木炭上盖点草灰，一天下来，烤火笼都是暖暖的。

立冬之日，街上的饺子成为畅

销品。立冬是秋冬之交，故“交”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。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白菜馅水饺，白菜自家种的，立冬的白菜有一股甜甜的味道，还很脆，与猪肉一起炒，做成馅，包在饺子里，很香，好吃。吃一碗母亲做的水饺，是儿时在立冬之日最好的期盼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，既解了馋，又驱走了身上的寒意，仿佛这个冬天就不会再寒冷。

“秋风吹尽旧庭柯，黄叶丹枫客里过。一点禅灯半轮月，今宵寒较昨宵多。”立冬，让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，但在我心里，有母亲的木炭和水饺，不管是昨宵还是今宵，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，都会在冬天一直温暖着我。

妈妈的石磨豆腐

郭之雨

奶奶活着，西厢房里的石磨就活着。妈妈像磨道里的驴，一圈一圈踩着日月，跟奶奶和石磨一样活着。

妈妈没过门时，爸爸告诉她，老人腿脚不好，半瘫痪状态，还偏爱吃豆腐，吃到顿顿有。妈妈没多想，妈妈是庄稼人，家里有那么多土地，而土地是植物的情怀，随便哪里划拉几棵豆子儿，还怕没有豆腐吃？

那时爸爸刚当兵，妈妈图他根正苗红，却低估了做豆腐的工序，如果这工序用一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“熬”。

世上三般苦，“打铁，撑船，磨豆腐”。三苦离不开水和火，又被人说成“水深火热，累，险，熬”。所以要熬得住工夫，熬得住心神，熬得住脾气，才能熬出好豆腐。

石磨墩在西厢房。石磨是老辈人自己鑿的，两片，厚重，纹路深刻。爷爷用过，爸爸用过，现在是妈妈用。妈妈抱住磨杆，晃动身子的姿势，似妙曼之舞。

妈妈一直磨。磨到爸爸在部队提干了，磨到奶奶牙齿掉光了，磨到我能帮妈妈推磨了，磨到人家用电磨磨豆子了，她还是用她的老石磨。人家都用石膏卤了，盐水卤了，葡萄糖内酯了，她还在用多少年以前的老浆豆腐。人家用深井水一斤豆子可以做出四斤豆腐，她挑村南的土井水，勉强能做到两斤就不错了。虽然家里从老辈就是做豆腐的，但是因此而发家致富的却是别人，妈妈没想过发家，妈妈做出的豆腐，揣着那味，怀着那韵，从岁月深处走来，只有妈妈才能

做出奶奶嘴里的老滋味。

我第一次进磨坊时，很小，妈妈说那是磨盘，我就好奇，对着两片圆圆的石头抒情，这笨笨的东西能变出美味的豆浆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睁大眼睛，一眨不眨看着，妈妈看透我心似的说：“傻孩子，你不用看，不用学，有嘴吃就行！”我便站在一边，看妈妈转动石磨，等豆浆流出来，连忙沾一点放到口中，我喊：“呜，不好吃，又粗又糙，还豆腥味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妈妈停下手里动作，指着我笑着说：“做豆腐是慢工细活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是浆，妈妈还要烧过，滤过，点过，最后才是老豆腐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妈妈做豆腐和爸爸学的，但要好过爸爸很多，卤水点豆腐是个核心活儿，她火候可以掌握到恰到好处，奶奶想吃有嚼头的，就做筋道些。奶奶想吃软的，妈妈就把豆腐做到细嫩，丝滑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。奶奶笑着说：“吃着俺媳妇做的豆腐，可想活一万年不走！”妈妈就欢快回应奶奶说：“妈，那俺就做一万年豆腐。”

爸爸把兵当老了，他深藏功名，用自己的朴实纯粹、弘扬奉献写着精彩一生，我们一家完全可以出去，也完全可以出息，但他不，他要把人生表率做到极致。我们也乐意在农家陪着奶奶。

妈妈豆腐做得好，名声也好，邻里八辈，都爱吃她做的豆腐，一碗圆滚滚，胖嘟嘟，金黄黄的大豆，就能换取妈妈的宅心仁厚，妈妈乡情融融，浓得化不开。妈妈总是很忙，星星还在稠密的时候起床，天亮前把豆腐做出来，还有一大堆农活等着她，该播种播种，该薅草薅草，还有鸡狗猪鸭呢！

奶奶的纯朴，在妈妈身上留有浓重的投影，妈妈也成了奶奶一样和善的人。奶奶最终也没活到一百岁，离她的目标一万年相差太多太远。

后来，我考上大学，妈妈带着她的豆腐手艺去了爸爸的军区大院，西厢房里的石磨，沉寂下去，成了老屋的镇宅之宝。



击水中流 张云 摄

秋寒

子风

秋天，一切随风转为静静的色彩和微冷的斑斓。走在秋天的落叶上，近看金色稻谷泛滥的波澜，遥望远山秋风吹红的枫叶，不禁念叨起有关秋天忧伤的诗句：“天长雁影稀，月落山容瘦，冷清清暮秋时候。”不觉中，这一年又将进入苍山的留影，我又一次在寂寞地阅读那些静默的流云，又一次孤独地欣赏村庄落寞的蝶舞。

时间是大自然的哲学家，秋寒是时间的使者之一，也是人间值得畅享的风景。时间孕育了初生的春水，时间引发了夏水泛滥，时间洞开了秋水寒意，时间奢华了冬雪冰语，水流在时间的不断幻化中，书写了大自然四季的诗情画意。因为水的不同组合，造就了大自然丰富而又复杂的独特山水地貌，如大海、沙漠、溪流、池塘、江河、湖泊等等，水的“鬼斧神工”不一而足。

故乡的落叶上，我发现了一些遗弃的女人发饰，还有一只孩子的虎头鞋，可以肯定，这些落叶顺应天意的同时，也接纳了孩子们的欢笑。随风而至的静美，撒满了生命温润的欢愉，一枚落叶就是一曲季节风云的音乐。

随处可见的落叶是秋风的杰

作，也是大地上到处荡漾的诗意。金色成为泛滥的主旋律，而一些正值花期的植物，却在安然享受着孟秋与初冬的美好时光，如淡雅清纯唯美的“茶花”，馥郁芳香的“仙客来”，还有迎春绽放的“三色堇”。

秋寒像一位饱经风霜而又美妙绝伦的村姑，无边无际的烟云触动了所有的山水画卷，色彩斑斓是秋天特有的物语，喜欢秋天，就是独自享受那些沉寂的明净，天空高远，鸿雁南飞，溪水瘦弱，鸟鸣清脆，草木惆怅，到处荡漾着种子成熟的芳香。

在靠近长江之北的小县城，这个时候的黄昏，最适合借助淡淡的微寒，邀三五人，最好是“臭味相投”的三五人，喝几盅酒，点燃一根烟，然后，山南海北地胡侃，侃着侃着，月色就退隐了，夜就深了，江湖就远了，寂寥就接近了秋梦。

“又是一夜秋风起，瑟瑟秋雨敲西窗。可怜梦中无人伴，点点滴滴到天明。”秋天夜晚，秋风微冷，故乡的老屋，已经睡着了，母亲房间的灯光也不再摇曳。我不断告诫自己，在故乡的这个秋夜，行走在落叶上的脚步，要虔诚一点，要轻一点，再轻一点。

